

「活眷村如何可能？高雄市明德新村設立眷村文化保存區之願景
與展望」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期：102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下午 2 : 00

地點：本會 1 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豐藤議員

記錄：廖郁惠

一、主持人宣布公聽會要旨及介紹與會來賓

二、出席政府機關、專家學者、民意代表討論並交換意見

高雄市議會陳議員玫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課長蔡潔妞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正工程司陳昌盛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專員呂政聰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中校政參官張玲郁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侯淑姿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兼任教授陳國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洪根深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副教授曾光正

台灣立報策略研發總監黃洛斐

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姜美玲

高雄市明德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屠剛

高雄市愛河文化協會常務監事袁英麟

高雄市左營建業新村胡復興

三、主持人張議員豐藤結語

四、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主持人 (張議員豐藤) :

各位關心眷村的學者專家與社區代表、市政府各機關、國防部眷服處處長代表與所有關心的人，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公聽會，我先介紹今天出席的代表。今天出席的，我們先介紹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姜美玲女士、高雄市明德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屠剛屠總幹事、高雄市愛河文化協會常務監事袁英麟袁先生，還有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副教授曾光正曾老師，曾老師以前也是舊城文化協會的理事長，他也長期關心左營舊城的歷史文化。再來是高雄非常有名的藝術家高師大美術系教授洪根深洪老師；再來是文化局一開始在規劃左營眷村文物館的時候就參與很多、現在為南藝大博物館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兼任教授的陳國寧陳教授；還有長期關心眷村文化保存的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侯淑姿侯教授。在我旁邊是我的好同事陳玫娟陳議員；再來是長期在眷改條例修改過程中功不可沒的黃洛斐黃總監，他現在是台灣立報策略研發總監，他也是外省台灣協會前任總幹事；再來是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中校政參官張玲郁代表，謝謝；再來是文化局蔡潔姍課長、都發局正工程司陳昌盛陳正工程司、市政府財政局專員呂政聰呂專員、陸指部中校政參官張陳賢張中校；另外有左營建業新村代表胡復興胡先生。

感謝大家，尤其感謝很多長期關心的專家學者，尤其像黃總監、陳老師都是從外地專程趕來參加的，其實還滿感動的。左營眷村應該是南台灣最大的一個眷村，這個空間其實是很有意義的，這個空間從清朝、日治時代一直到國民政府，橫跨了這幾個時代，都在這個地方留下很多很多痕跡，它也是戰後移民最具表性的一個文化空間。在 2010 年的時候，它被文化局登錄為文化景觀；2012 年，明德新村也報請國防部，獲選為全台灣 11 處眷村文化的保存區，現在這個文化保存區未來要怎麼樣保存，很多眷村社區與很多文化工作者都非常非常關心。過去我剛好也參與很多其他地方的文資保存，包括新濱老街、宏南新村一直到現在這個眷村，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台灣對於文資保存不是只是把原來一個死的建物保留下來，以為這樣就是一個文資保存，其實應該有一個新的觀念，看看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所謂生態博物館的想法，甚至有人在這個地方，才能彰顯或表現出真正文化本質在那裡的文資保存。

老實講，現在明德新村在這裡，我覺得在台灣所有眷村來講，在 11 處眷村裡面，我也去看過，其實明德新村應該是保存得最好、最精彩與最棒的一個眷村，但是國防部過去在做眷改的時候把眷村的人都移走，現在要做眷村保存才發現裡面沒有人，要保留這些建物，整個眷村的保存變成失去它原有的意義。其實眷村裡面過去的文化有很多是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要怎麼樣保存才能

夠把它的精神或文化的本質可以讓包括眷村下一代...，雖然他們已經離開這裡了，但是讓他們有一個回憶或認同，或是像整個台灣文化怎麼樣做一個好的保留。現在其他很多眷村都沒有人了，但是包括明德新村或建業、合群，其實明德新村有很好很好的機會，因為它現在還有 25 戶的人還是在那裡，因此它是最有機會變成活眷村的一個模式，可能會成為全台灣眷村文化保存裡面一個新的機會與新的模式。但是我們的眷村文化保存未來要怎麼做，文化局可能有文化局的想法，我們覺得應該要建立一個平台，這個地方要變成一個活眷村、要變成一個生態博物館，其實要讓社區的人、現在還在那裡的人能夠參與，要讓更多文資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也一起來參與，我今天邀請那麼多人來就是希望大家來集思廣益，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讓文化局做參考。

高雄這邊的眷村其實是非常精彩的，因為這裡有左營海軍，另外高雄市還有黃埔陸軍與岡山的空軍，其實將來這裡的眷村文化保存會是非常精彩的一塊。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謝那麼多專家學者能夠來，而且時間也很緊迫，其實要把眷村文化留下來，明德新村裡面有很多活的歷史還在那邊，但是如果沒有好好的趕快趁這個時間，包括用口述歷史或很多方式把它保留下來，可能這個歷史馬上就不見了。今天很高興能夠舉辦這個公聽會，這個公聽會只是剛開始，未來可能還有很多更需要的，包括舉行座談會，把一些平台拉出來，可以讓文化局與很多社區團體及文化工作者可以有對談的機會。

今天整個公聽會我覺得應該要從社區先開始，讓大家聽聽社區的意見，所以今天我的程序是不是先讓社區的協會代表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再請幾位專家學者來表達他們的看法與建議，然後我們再請國軍眷服處來表達意見，接著再請市政府單位來表達意見，我們按照這樣的程序。第一個，我們是不是請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姜美玲姜理事長首先發言？

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姜理事長美玲：

我是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的江美玲，我很感謝張豐藤議員給我們這個機會還有在座各位參與的專家學者，眷村文化的保留真的是迫不及待，感謝你們在眷村改建的政策之下，眷村被瓦解、拔掉之後還要來爭取眷村文化的保留，感謝你們。

眷村文化只有在台灣才有「眷村」這個名詞，眷村文化並不像一般文化只有衣食住行，大家都知道眷村文化的美食與眷村文化的旗袍都在國軍眷村文化館裡面展覽了很久，但是眷村裡面還有一樣東西叫做竹籬笆，這個竹籬笆並不是因為竹籬笆而得名，是因為竹籬笆裡面的人所發生的事情與發生的那種情感，因為竹籬笆裡面住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當年離鄉背井來到台灣，所以我們要保留眷村的文化，第一個要先把人放在裡面，因此眷村的活文化是很重

要的，不是用一些死的東西放在裡面。今天政府一直在做一些文化館、蓋了很多的館，但是那些館是死的，我們想要一個活的文化，在國軍眷村保留上，保留明德新村這個區塊是最好的一個活文化表象。我也希望與會專家學者，在你們決策的這些政策之下，我們快點讓它落實，不要只是空談，要趕快讓它落實，像在眷村改建過程中，只剩下幾個少數眷村沒有通過改建的，也希望趕快落實，讓他們再交給國有財產局，這是最重要的，不能只是空談，謝謝大家。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下一位請明德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屠剛屠總幹事。

高雄市明德新村社區發展協會屠總幹事剛：

大家好，主席、陳議員，你們好。這次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因為是由高雄市議員來舉辦這個公聽會，從明德新村來看，我們明德新村有很多特別的地方，與其他 10 個地區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目前是明德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我住在明德新村 34 號，我自己也在兼課當老師，在義守大學也好、在輔英也好，都有在兼課，我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從事行動商務，我是行動商務理事長。我算是第二代，我民國 65 年就搬到明德新村，實際上，這是我住過的第二個眷村，我 1 歲的時候住在工協新村，工協新村是我成長的地方，因為父親職務的調動與改變，所以我在 65 年也就是大概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從工協新村搬進了明德新村。

很多人看到明德新村，都會認為我們住的房子那麼大，是不是天上掉下來給我們的？實際上不是，實際上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父執輩努力的結果，大家應該都很清楚這個狀況，所以基本上我特別強調，我父親去年 11 月過世了，目前我與母親住在一起，我要照顧她，因為她已經 80 幾歲了。我父親對於眷改這件事情非常不諒解，因為他過去在軍中那麼長的時間，我們眷村這個案子訴訟了快 10 年都沒有結果，甚至於受到很多軍方在法律上的處分也好或說處理違法的作為也好，他都感到非常無奈。他退伍以後就篤信基督教，從此全心從事信仰方面的工作，也寫了很多著作，他前後寫了 4 本關於基督教的書信，對我們後輩來講，他也強調基督教的精神與文化，在他整個人生裡面，他在末期的時候，對於政府的眷村改建能夠轉向所謂文化這件事情也覺得很高興，也很肯定。

從客觀的層面來看，剛才主持人張議員也講過了，在這裡，我特別把我個人對於眷村文化的觀點、從我原住戶的觀點來看，我提出幾個個人的看法。我們首先要謝謝這次 11 月 9 日在台北舉辦的「臺灣眷村文化與保存 - 檢討與展望」研討會，過去我們都不懂什麼叫做眷村文化，雖然我們身在眷村，但是所謂文化就是食衣住行，所以我們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在這個會議當中，我們看到

了很多藝術家或關心眷村文化的人他們所做的所有事情，我們真的學到很多，所以我更加認識了所謂「活眷村」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們這次公聽會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依我來看，假如地方政府能夠將有限的資源整合現有住戶的人力把它活化起來，對目前唯一能夠有活眷村的明德新村來講，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並且很重要是軍方也好或高雄市政府也好或我們住戶也好，大家都面臨一個新的挑戰，我想這也是我們這次召開公聽會最主要的目的。

如何達成這樣子的理想？政府特別是文化單位，像文化部過去都有做過類似所謂社區的營造，他們有相當的經驗，其實我認為我們有兩點不同，我們的資產與原住戶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在本質上不外乎物業管理、文化保存、創意活化與行銷宣傳，基本上做眷村文化可能這四個要件是必要做到的。我們從整個架構來看，推動活眷村這樣子的物業管理及文化保存上，假如能夠與我們實際的住戶結合的話，在運作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對於創意活化或行銷宣傳，這對我們住戶來講，可能個人沒有辦法幫很大的忙，因為人的故事與物的存在實際上都是現有的素材，已經存在了，只是我們要怎麼樣營造，用什麼樣的形式與狀態，經過學者專家大家共同的參與或指導把它展現出來？

所謂眷村文化，我覺得不是問我們原住戶要怎麼樣做，應該是大家，特別是像經過我們這樣一個共同的平台，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遠景與目標。而我們住戶呢？我認為我們只是在做一個配合，當然，當有不同想法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既有的機制或溝通協調的機制互相來討論，我們也相信公部門在這一方面應該都是專家學者，都有很多專家學者，可以結合學術界來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是只是把預算消化掉，蓋一個所謂的眷村蚊子館，這是很重要的。

目前我們眷村有一些問題，我在這邊順便提出來，第一個就是我們目前有 25 戶是空戶，表面上看來，各位看到我們的眷村好像很好，其實問題很多，因為對於這些空戶，我們不知道哪個單位是主要管理單位，即使他們說他們有管，但是都不落實，所以問題很多。因此我們自己在眷村裡面有另外一個協會，叫做「明德建業新村社區發展協會」，他們花了很多力量在做整體的管理，這個部分假如後續沒有很快的去推動眷村文化，依照目前現況的管理與環境的改善，這件事情我覺得亟需有專門的單位很有力的去做，而不是都停下來，因為生活每天要過，政府部門應該把這件事情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來做。

第二個就是到目前為止，實際上我們的戶數，留下來的戶數實際上還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數字，為什麼？因為從法的觀點來看的話，我們的住戶現在不是真正的 25 戶，所以這個部分，假如相關單位真的要做，第一個就是到底有多少住戶是合法的原住戶，要把原住戶留在這裡，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

我們的案子目前有一部分還在訴訟中，可能要把這個東西搞清楚，否則的話推動也是很困難的。

第三個，因為人都慢慢會過去，很多先期文化保存工作必須積極去做，特別是侯老師也積極的與我們接洽在做，但是假如我們要做的話，勢必要有工作的環境，我們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在現有的空屋中提供一個工作場所，現在國防部也正式成立類似眷村文化的工作單位，已經有這樣的任務在做了，這個部分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想，如果我們能在眷村裡面做，那是最好的，因為就近有一個工作的場所。

最後我個人認為，我們這次研討的議題，大家來討論這件事情是很好的，但是我覺得態度上大家必須要開放、要同理心、要有永續的態度來從事這樣的工作，我認為眷戶是整個文化的核心，特別是我們的父執輩們，他們從年少即隨軍隊來到台灣，努力一生，才僅有此一資產，對他們的心願，我們希望將眷村發揚並且留史，從我們後代子孫來看，我們當然義不容辭，我們要全力的來維護這樣子的一個國家政策，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下一位我們請高雄市愛河文化協會常務監事袁英麟袁老師發言。

高雄市愛河文化協會袁常務監事英麟：

各位學者，大家午安，我叫袁英麟，我原來也是眷村發展協會的理事之一，我 39 年在左營自治新村出生，45 年我搬到鳳山中正新村，49 年我搬回左營建業新村，目前我的戶籍還在左營建業新村，這是我們從小生長的地方。剛才屠剛總幹事說他父親因為後來升到將軍才能住在明德新村，先父只做到少校。我出生的時候，我家的房子寬 3.6 公尺、深 3.6 公尺，我們家住了 7 個人，這是在民國 45 年的時候，可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說我們是既得利益，而我們實際的坪數大概是 4 坪多。我在這邊再宣布，侯老師聽過，「你們家 7 個人，我可以幫你們租一個 4 坪大的房子，你們給我住進來，我可以負擔。」所以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們眷村的痛苦。

民國 93 年 3 月 3 日，我們的認證結束，我們不同意改建的，這裡面，黃小姐有參加立法院眷村改建條例...，也就是眷改條例，對我不同意改建的非常不公平，你讓我選擇同意改建或不同意改建，可以改建的沒事，自強新村同意改建的還住在那裡，我們不同意改建的就要走法律訴訟。你讓我們選擇，結果我選擇陳水扁，陳水扁選上了我沒事；我選擇馬英九，馬英九沒選上的話，就說你是非國民，有這種事嗎？要鬧到去釋憲嗎？真的很莫名其妙！完全沒有救濟。

今天國防部的代表也在這裡，我一向認為眷村文化的保存是國防部的責任，

今天高雄市政府弄出了一個眷村文化館，已經是非常不得了的事了，全台灣只有 3 個 - - 桃園、新竹，再來就是我們高雄。活體保存 11 個眷村，這是我們左營的明建，只有我們左營明建。對於活體保存，我們只剩半條命，活體只剩半條命，甚至只有四分之三的命，現在目前明德可能性比較大，那我們建業呢？沒有人管了！那也很莫名其妙吧！軍方一直對我們採用法律的行動。

今天李傑也好，李天羽也好，陳肇敏也好，高華柱也好，打官司他沒有花一毛錢，我們和他打官司時，我們要自己付錢啊！公平嗎？合理嗎？我們自己要花錢、費精神，高華柱一個命令下來，他們的承辦人員也很無可奈何，我也當過參謀啊，那個長官根本不曉得，要執行也沒有把我們這些眷戶放在同一個水平上面，完全沒有！合群新城，我們在去年底搬進去了，同意改建的走掉了，房子也老了，10 年前就已經認證結束，我家後面的周謹江他們的屋頂都垮掉了，73 號韓家發家的屋頂也垮掉了，而我們對面的就更妙了，前一陣子聯合報登的「門戶洞開」，他搬走的時候把大門都賣掉。國防部有沒有執行？那時候說除了防盜窗可以拆以外，其他的都不能拆，結果他連車庫的鐵捲門都拆了，大門是鐵的，他也拆了，被風一吹就「門戶洞開」，上了報。國防部完全不理會我們這些人還住在那裡，我們是活體喔，完全不管！樹也被偷，據我所知，在建業新村的龍柏最少被偷 3 棵，連中山堂他都敢偷，中山堂可是軍方的吧？電線也被偷了，結果還被電死了。所以，有很多社會問題，人搬走了，狗留下來，流浪狗產生了！種種的問題不是你們外面的人能瞭解的，當初這個眷改條例根本就是惡法。我目前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如果一個文資保存都沒有人，大概最後的下場都會是這樣子。我們現在請幾位專家學者來表達他們的意見，是不是從最左邊的曾光正老師開始？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曾副教授光正：

主席、各位專家學者，還有各位眷村住戶，我們家住左營也大概住十幾代了，左營大概是在全台灣相當特殊的一個社區，或是一個城鎮。我是住在一個傳統聚落裡面，但是從地圖可以看到左營的傳統聚落是被所謂的眷村把它包圍起來，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左營的特殊性，它從明鄭時代一直到清代在這邊設縣城，然後這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軍事基地。這個軍事基地到日治時代，日本人在這邊設高雄警備府，也設軍港，軍港設了以後，這些官兵需要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他們的高雄警備府官舍，這些官舍就是後來眷村所在的地方，直到國民政府到台灣來以後，這邊的官舍就變成現在的眷村。我從國中以後的同學，住眷村的同學就非常很多，我們在這邊的眷村也住 50 幾年了，所以也非常理解眷村裡面這些相關的事物。

我過去在舊城文化協會從事地方的這種歷史和文化保存工作時，也一直在關心，尤其那時候袁英麟大哥他也是我們協會裡面的理事，他也非常關心眷村保存這件事情。我們從事這方面的這些眷村保存工作非常的早，那時候我們有和高雄市政府，甚至在很多的公聽會裡面，都有提到在拆遷的過程當中，對眷村要做保存的工作。我們也一直希望的一個問題，它也是我們當時一直主張的，就是眷村在拆遷的過程當中，願意搬到大樓、公寓的這些住戶，這個大概是沒有問題，但是對願意住下來的人，我們當時的主張是，原住戶願意住在這裡的應該讓他留下來，這個才是眷村所謂的活文化。這個活文化以政府的立場來看，你要保存這樣的活文化，後續當然有相當多的問題存在，譬如裡面的土地所有權問題，然後後續我們怎麼處理產權，還有你要讓眷村這些第二、三代的子弟能在裡面繼續住多久，這也是後續裡面必須要討論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這些當然都是。但是，我們覺得一個根本的精神還是眷村必須要有人住在裡面，它才是一個活的眷村，不然的話剛剛很多前輩都已經提到了，台灣其他 10 個眷村的保存都是空的，都只有殼子，我不知道空殼子怎麼去發揚所謂的眷村文化。

現在明德和建業新村這邊的保存也只剩下 20 幾戶，後續的問題是，明德會整個保存，這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其他的建業和合群新村那麼大的空間，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後續再利用的問題，這個必須要再更深入的探討，也就是像建業和合群眷村的空屋子，怎麼後續再利用？當時我們曾經提出說，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劃設，尤其是合群那麼大的一個地方，是不是可以劃設一個新又小的手工業或原創產業手工業戶，這些工商業區的這種發展。因為我們看到所謂的舊有空間再利用的這些看法裡面，我們對於過去眷村再利用，大概想到的都是所謂的眷村文化館，然後是眷村的這些美食，以及談過去眷村的生活，這些我覺得必須要劃一部分出來，但是另外大部分的這些更大的其他小區域，應該要構想怎麼去後續利用的問題，也就是一些比較屬於小產業的這些原創文化產業，可能必須要進駐這個地方，這是我們的建議。當然這個地方不只是文化局的工作，可能還有經發局、都發局都必須要去考慮，在左營這邊那麼大的區域，將近 60 公頃的土地裡面，他必須要構想它後續怎樣變成一個小型工商業園區的構想。另外，我們對於眷村的保存，過去的構想大概都只注意到明德、建業這邊比較好的眷村，這些眷村其實是日治時代留下來，屬於比較高級軍官的官舍，其實我們看到過去眷村比較原型的的地方，其實應該是合群和建業這種連棟式的建築，台灣在眷村保存上，大概都不太注意到這個才是真正眷村的建築，也就是它以前非常小空間住戶這些的保存，我們大概只注意到明德、建業這樣的眷村，而很多台灣其他的縣市也都比較注意到這些眷村空間的

保存，對其他連棟式小型空間住戶的保存卻沒有人去注意到這些。我個人的建議是，明德、建業的保存就是要依據活的眷村文化的這種精神去保存。第二個，對其他區域的這些空間，應該是朝向比較是屬於小型工商業園區的方式來進行這個地方的活化再利用。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曾老師。下一位請高雄市很有名的藝術家，他的工作室是在自強新村，也是在眷村裡面，我相信他對眷村怎樣做文資保存，其實應該有他的想法和建議，請洪根深老師發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洪教授根深：

主持人張議員、各位眷村的好朋友及各位專家學者，其實我不是眷村的人，我是澎湖人，可是澎湖老家在民國 3、40 年的時候，我家裡面就有一些軍人住過，大概澎湖鄉下都被軍人進駐，像我的祖厝就在隔壁，也都被軍人借住過。我和眷村也有一點因緣，因為我 61 年剛搬來高雄教書的時候，我就是租房子在眷村裡面的龍泉寺，那個是士官級的，就是隔一條大溝在龍泉寺的對岸；然後有緣搬到文化中心那邊住過一段日子，又因我有的工作是在中山大樓，後來被人家推掉了或怎樣，而我找房子要成立工作室，所以後來又選擇搬回自強新村。因為我的孩子也是被眷村的老奶奶照顧過，所以我和眷村有很大的因緣，很多人也因為我國語說得很標準，就認為我是外省籍的，所以我和眷村有一點因緣是因為這樣慢慢過來的，我和自強新村的因緣是這樣子。

我之所以會選擇自強新村選擇眷村當我的工作室，我不只是因緣或時間上的關係，第一個，是因為我所看到自強新村的宿舍裡面，它的空間很大、很安靜，很適合一個藝術創作者工作。第二個，是因為那邊的人的那種親和力，對我來講非常好，所以我可以很安靜的在那邊創作。

今天能夠來到這邊參加這樣的公聽會，我只是就我住過眷村五年的時間的感想，我來提供一下。當初我進駐眷村的時候，因為我是透過人家的關係介紹進駐的，譬如我住的這一棟，它本來已經閒空 8 年到 9 年了，後來我透過姜小姐問這位住戶說，如果我幫你整修，我拿錢出來整修，因為我們藝術家進駐之後，我的活動和我的文化的東西，可能就會慢慢受到周圍外面一些影響的注目。這一棟房子包括栽植滿園的竹子，還有很多的壁畫，在牆外的圍牆很破舊時，我幫它畫過大壁畫，整個那個點就變成所謂的公共點、公共財，我人住進去時，我就是一個活的個體，我在那邊創作，雖然它沒有開放，但是知道有一位藝術家住在那邊，他也知道有這一個眷村，或知道這麼個人，這樣這個房子就因為有人住進去，我幫它整修了，它沒有頹倒毀壞，不然我剛住進去時，它的門、窗、鐵統統都壞掉漏水。唯一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白蟻，每年都有白蟻，

每一年噴白蟻藥都要花 1 到 2 萬左右，如果連同外面就要 3 萬。所以，我一住進去的時候，因為它是日本式的房子，我知道自強新村大概有 70 年的歷史，是高雄市眷村裡面最早的一批，因為他們要蓋軍港，所以明德新村那邊的眷村應該是比較晚的，根據眷村有關人士向我講的，它應該是屬於台灣第一個眷村，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把我租屋的工作室變成一個我非常好的工作環境。

我想如果要把眷村變成一個活體的話，假如沒有人，你怎麼變成一個活體？這是一個相當可以考慮的問題。再來，人是一個活體沒有錯，但是人因為他有時間性，一定會有時間性，人老了過世了，第二、三代是不是能夠繼續住下去？第三個，政策的問題，台灣是法治社會還是人治社會，我們現在搞得很混亂，不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話，可能又燒掉了，所以前任的官所定下來的，不一定，因為台灣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我始終認為它是一個人治的東西，因為朝令可以夕改。而我也看到這樣的政策會有一些問題，所以這個東西還是要我們去深思考慮。當然我們可以考慮的是人的問題，人家住進去就有活動，它才產生文化出來，人沒有住進去，不可能產生活動，你有再多的硬體也沒有用，也就是裡面的人要先產生出文化的力量出來，要先產生出你生命的力量出來，也就是住在眷村裡面的人，不管是明德也好、合群也好或建業也好，住在裡面的 25 戶或 50 戶或是 3 戶，這裡面的 3 個、5 個或 20 個，裡面這些原住戶的個體他的生命沒有顯彰出來的話，或是他的子子孫孫沒有活絡、維護的話，這樣的人也等於沒有了。所以，我認為這樣一個活文化的眷村，是要從每一個人、每一個原住戶裡面的心先發展出熱力出來，然後政府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同樣尊重原住戶這樣的一個精神，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早在三百年前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不管你是台灣人也好，或是外省籍也好，統統都一樣，閩南人的第三個兒子是渡黑海過來的，都一樣，都是移民政策，都是移民島民，然後經過西班牙、荷蘭、葡萄牙、法國，澎湖還經過法國殖民，這樣幾世代的東西，所以台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移民社會的精神在哪裡？大家應該都曉得，說不好聽點，就是流亡啦！流亡的精神在哪裡？他骨子裡的精神是很倔強的東西，也是很強韌的東西。我看到眷村裡面那些耆老，他們的生命力，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經歷，他們勞苦功高為黨國捐軀，或為什麼打拼下來這樣的一個東西。因為我租屋住在眷村裡，我也聽到二派不同的聲音，有的喜歡建改，有的人不喜歡建改，這樣的東西你怎樣去整合？因為建改有的人認為很好，而有的人認為不好，因為外面的聲光利誘，沒有辦法讓他可以安寧的在眷村這個環境裡面渡過。而且第二代的他喜歡外面的世界，你不可能叫他蹲在那邊，所以這樣一個利益和價值觀牽連的東西，建改和不建改變成眷村裡面的兩派，而那種不合群的心態會產生出來。

所以一個眷村裡面要有活的文化產生出來，我認為裡面的人的精神一定要統一，個體一定要團結，政策一定要一致，這樣才不會有分離作用，因為我是一個外來人住在裡面，我可以感同身受。我希望我住在自強新村裡面，我還想我可以把自強新村變得很好，我把很多藝術家都約來住，看他們有沒有空房子給藝術家住。其實那一段時間，我住進去的時候大概有 6 位，遠從台北下來的一位音樂家問我說，還有沒有地方住？我說，沒有了啦！所以，如果有文化人、藝術工作者、有一些文學家等住進去之後，那個眷村或是眷村裡面有很多臥虎藏龍的一些文化人士，或一些其他的人士，他能夠展現出來他自己個人的生命力的話，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人的因素。

第二個，現在的硬體建設如果沒有拆的話，我是勸盡量不要拆，盡量不要拆！紅毛港的遷戶，我是一直認為很失敗，因為它遷得光光的，只有人工做出來保留的幾片牆壁，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沒有價值的，那是做出來的東西，所以我說如果真的要保存眷村的東西的話，除了人之外，硬體的東西，人走了，原住戶原來那個房子就是要保留下來，然後住在裡面的人，你如果要整修房子的話，應該是外面的景觀、外面的房子要保留下來，裡面你怎麼去現代化都沒有關係，這樣的東西才能夠真正看到那個年代、那個時代，那個偉大的時代裡面的那種精神才能保留下來，這個才是真正活的東西，自然不需要有很多其他外在附加進去的東西，我覺得那個都是其次的東西，這是我先想到的一些問題。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講的真好，就是裡面的人展現出生命的力量才是真的文化。下一位請也是住過明德新村的博物館方面的專家陳教授國寧。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陳兼任教授國寧：

主席、各位先生女士，很高興又有機會來參與眷村的語論，高雄市政府多年前委託我做過整個左營眷村博物館的規劃，所以當時我們做過調查，那時候我調查的人口，就是從 30 幾歲到 8、90 歲還活著的各個階層，那時候我們都做過很多當面的訪談，也做過社區里長的公聽會等等，就是整理過一個眷村到底要保留什麼，如果要保留它是要保留什麼。當時我記得，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做很多年了，各位如果有需要還可以看看 2005 年的，現在已經 2013 年，都快要 8 年了，還好我還沒到老年癡呆，還記得一點，所以我是覺得大家最期待的，大家認為眷村最寶貴的就是所謂的眷村的精神。我們今天在講要建一個博物館，又講到要建生態博物館，無論是博物館也好，或生態博物館也好，它最主要就是三個元素的構成，第一個元素，如果傳統博物館，就是它有物件，因為有物件它要做博物館。如果講生態博物館呢？那個是環境和人，那是它最主要的元素，我們現在好像環境和人都失落了，現在剩下的是一些還覺得有樣子的

當時的一些建築物，主要還是日據時期保留下來的建築物，但事實上也不完整了，因為確實那時候白蟻很多，有很多木構的房子都回來慢慢改，所以即使是眷村裡面的房子都改成水泥的。所以，如果是論建築物本身來講，覺得它從藝術和建築歷史的價值來講，那個層面是比較低的，因為它已經多數被改造過了，它也不像日據時期有這種大建築師設計出來過的，像總統府、監察院這樣的建築物，所以它在整個台灣建築史來講，它是一個常民聚落，也就是以前日本時期的軍官宿舍，後來是軍眷在住，所以它變成一個常民聚落。如果是常民聚落，這些房子的保留本來都非常困難，除非它有一些建築上的特色，所以從建築師本身來講，這些房子怎麼去保留，我覺得最好聽專業的意見，我們也可以請建築師來看看。明德新村的房子現在哪幾戶還能夠保持得好的？記得以前我家裡住過的那一戶明德新村 6 號，我們住的時候是保持得很好的，但是我們進去的時候，它已經加蓋一間，就是一進門那個接待客人的客廳，為什麼會加蓋一間呢？因為在我們家住進去的前一位是將軍，姓溫，他的太太是法國人，所以他就蓋一個客廳還有 french door，就是法式的拉門，那是他接待客人的，所以它其實也加一段出來，但是其他的全是檜木，材料都非常好，我們住在那裡那麼多年，我一直住到快 30 歲，我父親後來調到台北海軍總部的單位以後，我們才離開那個地方，所以它是整個從天花板到地板，這麼多年來沒有壞過，有幾間是這樣的房子，我覺得是可以調查的，像我們後面江先生家，後來他也變成我們家的親家，我的弟弟就是因為竹籬笆太方便了，每次都穿過竹籬笆到別人家玩，就跟江伯伯的女兒變成青梅竹馬，所以就結婚了。他們家的房子就改造得很厲害，似乎沒有太多的痕跡，聽說民國 4、50 年整個拆掉重建，曾經破壞過很厲害，所以類似這個，我建議很多建築體...，像自強新村也可以作保留，我個人住過自強新村和自助新村，然後再住明德新村。我家裡住的自助新村，後來他們遷進去的，整個都將木材全部拆光蓋成水泥房子，我回去看，覺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我覺得，這些眷村被保留的，也值得從建築體上檢視，哪幾個是需要保留建築體的，可以向參觀的人介紹，就是剛才說的幾個元素，人的元素、物的元素、建築體的元素，但是作為生態博物館，更重要的是環境與人的元素。所以從這來看，假設這些房子國防部確定了，怎麼樣去經營？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最大的一個問題。現在我們都知道，台北、桃園、新竹、龜山、包括屏東，都有眷村博物館，因為我這幾年都在做地方文化館的評量工作，所以差不多都去看過，多數館舍整修過後，辦一些小型的主題展覽，要不然就是經營咖啡館或茶館，這些是不是都是眷村的人在使用，完全不是，眷村的人已經搬到新的國宅地區。所以今天如果把明德、建業、合群、甚至自強新村重新整理出來，變成一

個能夠代表海軍在這一段時間的生活，經營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需要去研究。

在經營方面，我有一個思維，首先，就像洪老師說的，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其實眷村就是一個移民聚落，這個移民聚落經過 50 年、60 年、半世紀以後，第二代就融入主流社會了，我現在常住台南，我完全聽不出有眷村口音，以前我們說國語，讀高中的時候，人家一聽就知道是眷村來的孩子，我們的口音和本地小孩的口音不一樣的，現在住眷村的小孩，出去和主流社會在一起，我都聽不到任何大陸的省腔，聽到的都是台灣腔的國語，根本想不出他是眷村子弟，第三代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想，以後誰要來使用這裡、誰要來這裡緬懷過去的歷史？像第一代我父親時代的海軍班只剩下一位了，其他統統都往生了，我是第二代，我們還會想到孩童時期是怎麼樣的生活。我和我弟弟，每一、二年都會開車去我們以前住過的眷村繞一繞、看一看。假設我們要用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去經營眷村博物館，第一就是怎麼樣將人找回來？這件事說起來也不簡單，因為第二代、第三代有的出國了，有的可能到各個城市工作，但是我想，仍然有一些可能性存在，譬如明德 30 幾戶空屋，國防部將它整修好以後，我們可以分成幾種方式去使用。第一個，有沒有辦法找回想回鄉的人？眷村是一個小型生態博物館的思維，其實有很多原生態的生態村，現在也在流失，包括中國大陸，我這幾年也去雲南、貴州、湖南的山上，去看那些少數民族的村落，慢慢走向都市化之後，他們政府也很著急，在他們還未流失之前，像聯合國申報無形文化遺產的聚落村，所以有很多村都保留住了，因此聯合國那邊的專家就會關注，還能保留什麼？居民會說，現在沒有木頭可以砍，需要用水泥才可以減少白蟻。

我們還要有一個文化概念，文化是滾動式的，不能村子外面的都住高樓大廈，而村子裡面的人永遠都使用茅坑，如果現代化了，就不是值得看的村子，不能這樣說。假設是一個生態村，其實要站在一個文化的立場去看這個問題，村子裡面的生活願意現代化，也可以做，但是要怎麼做呢？有些村子的一樓可以用水泥興建，但是外觀仍然要用木頭將它包起來，整個村子還是能維持原來景觀，裡面的廁所做抽水馬桶的，下面做排水道。雲南有一個案例，瑞典的一所國立大學做文字保護的，國家也補助他們經費，他們就跟中國大陸談對等補助，將整個村重新保護，做了五年的計畫，第一年計畫先做下水道，把整個村的下水道、衛生設備合理化，有抽水馬桶、化糞池。第二年做古建維修，盡量恢復之前古建築的面貌。第三年輔導村裡的人，盡量做生意，但是村子的人沒有這麼多，而且也不大會做，所以也開放多少比例的舊房舍可以出租，租給人家做民宿、咖啡廳、旅館、茶館，這樣就會有觀光客來，也鼓勵及輔導村民恢

復以前的手工藝，做繡花鞋或帽子等等，自己開店面，盡量讓這個村恢復生態及經濟能力，但是要避免外來的人把它包下來。像這種現象，我們看台灣的幾個案例，一個在新竹內灣，政府修完內灣老街之後，那裏全部跟夜市賣的東西一樣，全部是外來的，所以老街已經沒有原來的老街文化。你再看鶯歌的陶瓷老街，原來的住民全都搬走了，都出租了，因為那裏的房租太高了，他何必自己去賣瓷器，何況整個生產線 90% 都移到大陸，所以現在在鶯歌看到的陶瓷，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日本的，變成一個陶瓷商業街，觀光客很多，但是已經看不到鶯歌以前的面貌。以這些案例來想，左營要做的，有沒有可能 30 戶空戶整修好以後，50% 優先給曾經在左營眷村住過的居民，投標承租這個地方，他即使不做生意，願意住都可以，也不要侷限是明德新村的人，我覺得自治、自立、自勉的人都可以住，只要有人住進來，恢復 50 戶的居民，在這 50 戶居民中可以規劃，開咖啡店有幾戶、茶類有幾戶、小吃有幾戶？規劃比例之後，自然會有經營的面貌，這些都要規劃。即使像現在上海的新天地，它是香港的城市建築師去設計的，裡面所有的商店都有規劃，譬如中國餐館，江南市就只有一家，義大利商館也只有一家，不會重複，所以台灣的楊惠姍琉璃工坊，在那邊設立一個店，他進去之後跟管委會說，我設立之後，王俠軍就不能設立，因為他們二個是死對頭，總之，社區、商店都有規劃。我覺得左營眷村如果要做起來，第一就是要活化，一定要有人住，千萬不能是空屋放在那裏，不知道要做什麼，這是第一個特點。曾經在左營眷村住過的有幾十萬居民、眷屬，總會有人想回來吧！我自己都在想，如果明德 6 號可以釋放出來，我都想回去開一家店。

第二個，管理方面可以這樣思考，目前國防部補了 11 個村的修護，當然，我們希望國防部每年在硬體上補助，因為房舍是他的、土地也是他的，所以硬體方面由國防部支援，但是支援的方法，我希望比照經濟部，經濟部現在支援地方文化館，就是把一筆硬體費用直接撥給文化部，文化部審核案件之後統一做，分配補助多少硬體費，至於資本門就是文化部的預算補助的，現在地方文化館的補助算有二個來源，經濟部補助資本門，文化部補助經常門，就是業務費，假設是這樣，也可以減少內部的一些矛盾吧！如果是國防部直接補助，他還要去經營、管理，這個問題就會很複雜，同樣的部會，把這個預算撥到文化部統籌管理，但是國防部還是可以監督，關於資本門運用的妥不妥當？如果不妥當，國防部還是可以提出要求、糾正。所以我建議中央，文化部和國防部分別去作補助及監督的工作。文化部現在已經提出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的四大目標，這四大目標其實用在眷村的博物館發展是符合的，第一個是成為文化建設樞紐，我們可以說是成為眷村文化的樞紐，其實它是很大的，要怎麼成為樞

紐？其實在地方文化館的輔導及評量指標，全部都設計出來，每一大項下面有五個執行小指標，還可以開放幾個指標給他們自己去填寫。第二個是提升全民文化參與、創造分享文化資源，這個我們也做得到。建構文化發展平台，我本來看這個指標滿憂心的，文化部建立這樣的指標，地方文化館又沒力、又沒人、又沒錢，結果第三年以後，到今年評估之後，得到最高指標的自我評量，不是外面的評量，文化經濟發展平台得到最高指標，因為他們自己要經營，所以開始有創意，甚至文創商品及各種經營都達到最高的指標肯定。第三個，轉型為地方文化的育成中心，為什麼說是轉型？因為本來有一些是圖書館，有一些是舊區公所的房舍或閒置空間，人、社會不斷在演變，要變成地方的育成中心，因為我們有一段過去的歷史，那是我們移民的聚落，到第二代、第三代，已經和主流社會融合在一起，大家用這樣的社區精神發揚。

以前我們做調查，大家都提出來，第一個就是克難精神，我覺得特別是眷村精神，面對今天的社會其實是一針強心劑或改造劑，克難精神不是奢侈。第二個是守望相助、鄰里和睦，再來是自強不息，我們的孩子在讀海清子弟學校、海清中學的時候，留下最深刻的映象就是自強不息，所以眷村的子弟讀書，多數都比較認真，有些士官及士兵階級，他們父親都出外或在船上，家裡管教比較少，那些小孩讀書的素質會比較差一點，多數都能夠考上大學，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現在政府很多高官其實都從眷村出來的，也不是說高官就有出息，我不是這個意思，至少他受的教育、對社會的奮鬥、以前老師教的自強不息精神，都是眷村很好的風氣，這些風氣能不能重新在眷村裡面，透過我們辦的活動、做的一些展示，能夠激發社會大眾重新思考，這樣的一群人住在一起，曾經有過共同深具教訓的一群人，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精神？就像現在看歷史連續劇，幹嘛要一直重複看？歷史記憶總會提醒人一些生活的啟示，我覺得那個意義是存在的。重點是，怎麼去經營？以上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陳老師，這些保留下來要做經營真的很不容易，陳老師提出很多建議，其實文化局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再來請高雄大學的侯淑姿老師，他替文化局規劃很多，也參與眷村文化的保存過程，請侯老師發言。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與建築學系侯助理教授淑姿：

謝謝張議員特別召開這次很難得的公聽會。我先談一下從 2009 年我參與眷村文化保存工作的歷程，我記得 2009 年 2 月，曾光正理事長來找我，我們到舊城看眷文館的經營，我當時有一個疑問，為什麼眷村文化館沒有在眷村裡面？後來才知道推動那個館非常困難，前面阻力很大，一直到 2009 年 9 月，國防部公告國軍老舊眷村文化園區的評選辦法，等一下黃洛斐總監會談前面修

法的過程，我是承接到後段，公告了這個辦法，所以我和我們學校的陳老師，副市長李永得委託我們學校，進行左營眷村空間、基礎資料及活化再利用的屬性分析的研究計畫，這個研究計畫其實時間非常趕，五個月當中必須要完成很多過去從來沒有 data 的東西，包括再利用及方向，以及一些口述歷史。我自己負責再利用部分的撰寫，因為當時做這個計畫，我們並不知道高雄市政府希望保存的區域有多大？但是我常常稱這個是神蹟，就是在千鈞一髮的狀態之下，2012 年 2 月的審查會上有一個好的共識，把明德、建業、合群三個村子登錄為文化景觀，3 月 9 日公告，3 月 10 日提報，把明德新村訂為保存區，這個過程並不像我講得這麼流暢，應該說中間遇到各式各樣的阻力。第一個，因為要登錄為文化景觀，其實門檻很高。第二個，過去眷村文化保存區，這些都是首例。我記得當時在審這個案子的時候，副市長要裁決保存區要訂在哪一個範圍時？其實委員爭議很大，也有委員質疑，如果提明德，因為明德叫做帝寶豪宅，它可以代表有克難精神的一般眷舍嗎？國防部最後評選眷村公告出來，我也聽到審查委員質疑，明德可以代表一般的眷村嗎？它是不是太好了、規格太高了，這個質疑聲一直不斷到現在，後來 3 月提出保存區的計畫之後，其實審查的時間非常長，歷時二年半，一直到去年底，明德才被列入。這當中我做了很多的奔走，包括一些協商及和政治人物藍綠二邊的磋商等等，我也體認到，為什麼眷村文化的保存工作這麼難做？其實應該說，有一個很大的石頭障礙存在，台灣普遍社會覺得眷村文化是值得保存的，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 question mark，是不是只有眷村人認為眷村文化要保存？不是眷村人，是不是也認為眷村文化要保存？我要先講一下，我不是眷村人，我也沒有住過眷村，我是台灣人，但是我從台北來到南部，看到左營眷村，真的嘆為觀止！怎麼有這麼龐大的眷舍，我看到時真的令我驚豔，去年我們曾經邀請日本的建築史權威藤森照信來看左營眷村，也有同樣的驚嘆，他說，日本在殖民時期所建的四大軍港，橫須、賀佐、四寶吳、還有左營軍港，這些地方的相關附屬建築設施群，全部都毀了。我當然知道被殖民是痛苦的，我並不是要張揚台灣被殖民的歷史，而是左營之所以會發展成為海軍的軍事重地，其實從日治時期 1938 年，也就是民國 27 年興建左營軍港，然後在周圍興建了眷舍，這些全部都是相連的，當然那個時候的視野，他要把這個地方建立成現代花園的城市範本，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明德、建業、合群的優質環境，這樣的生態社區，其實當時已經奠下基礎。所以我們問藤森照信老師，難道日本都沒有嗎？他說，日本都沒有。我說，怎麼會都沒有呢？他說，當時他們的海軍將領自殺的時候，會把房子也炸了，目前日本留下來的建築群都是單棟的、將軍的，他從日本把那些資料寄給我，就是當時日本撤軍時移交的清冊，他特地從日本寄來給我，我看

到時也非常感動。我覺得，這些歷史再再的都說明，高雄在開發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這 60 年來海軍在這裡捍衛台海的安全，其實有一個基底在那裡，所以我們今天看明德新村的保存，我自己覺得，這個將軍村裡面其實有很多的寶，剛剛陳國寧老師特別提到，是否還有保持原味的建築？有的，25 號、33 號、21 號，有很多棟其實都還保持原貌，當然，改建的也很多，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查。

我對這個活眷村最大的期待就是，當我們看到這些可以稱之為國寶的將軍，事實上還有幾位將軍存在，可是都已經高齡 90 幾歲，我覺得這些活的歷史，包括他們的傳記和口述歷史、紀錄片，都是現在一定要做的，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已經往生了。我也要呼籲高雄市文化局，政治放二邊、文化擺中間，因為這是高雄市珍貴的資產，不屬於哪一黨，我真的要很嚴正的講，我知道眷村文化保存，藍、綠二黨都不太想做，我碰到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會覺得，為什麼要保存？第一個，有一個 question mark，保存的價值何在？剛剛前面的老師有提到，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這個對高雄來講更是貼切，高雄有 70% 的移民人口，百分比是 70，戰後 1949 年的移民潮，高雄眷村其實說明了 1949 年，戰後新移民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的最明確證據，它是一個實體、它是一個真實的，它的真實性及在地性，我覺得是最珍貴的，當然，因為眷改使這個任務變得非常困難，包括眷村內部的對立，還有現在住戶對不管哪一個政府，都是高度的不信任，我可以這樣講。所以從一鍋熱水變成冷水，3 年前登錄的文化景觀，到現在又隔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我們要再去跟眷戶說服什麼呢？其實大家的心態都很兩極。有人就覺得我都已經搬走了，你現在還要叫我回來談純眷村文化，這件事情聽起來有一點可笑。就是說當初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講這個概念，當然我們知道立法過程有很多的不足，包括國防部黃煌雄監察委員在 10 月 21 號曾經到南部左營眷村履勘，我也陪同他看了明德新村。之後他在 11 月 8 號、9 號在台北市召開了很大型的眷村文化保存，剛剛屠總幹事講了檢討與展望研討會。這個研討會上，文化部、國防部嚴明嚴部長到了，他也宣示國防部會在眷村文化保存的事務上，承擔應該有的責任。那文化部次長也表明，他自己是海軍子弟、眷村子弟，所以他也知道這個事情的重要性。那我當然希望高雄市政府，在現在看起來是最安全、最和平的時刻，這個時刻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從藍到綠，其實目前有一個共識，你不做就真的來不及了。以後做就是假的，我講假的就是說，你去哪裡找真的人來說他是眷村第一代，那個就已經來不及了，這是真的太遲了。當然我們知道傳統博物館，就是要去收集物件，然後做展示，但是現在明德講的是一個活眷村，一個真正以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來切入。這個也是黃煌雄委員他對 11 個眷村，他都有同樣的期待，就

是希望看用什麼樣的方式，我們能夠來保存共同的歷史記憶。所以他提示了做眷村文化保存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達到一個共同歷史記憶的保存。那我覺得對高雄來講，過去高雄有 60 個眷村，左營就有 23 個眷村，所以在這個明德新村做為眷村文化保存區，當然他有這個責任必須要去呈現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就是以 60 個眷村地分佈、簡述，23 個眷村它的內涵、它的屬性、它的差異等等，當然我相信有很多東西，現在是要更費力的去找。尤其是現在有 10 個眷村的人都搬到住宅大樓，這中間搬的搬、拆的拆、丟地丟，其實我形容它是一個文化的浩劫。在那個搬之前，我也多次打電話給史局長跟他說你要快一點，但是他的理由都說這個保存區都還沒有通過、還沒有下來，這怎麼做，所以都一直沒有動。我覺得現在真的不要再等了，我呼籲文化局真的要有對文化的包容力，這個包容就是說以前的舊仇就不要算了。以前如果吵的、鬧的、紛爭的，我覺得這些要既往不究，不要再去吵那一些了，因為已經沒有機會了，你如果要去做就請你趕快。

當然我覺得我個人在過去這段時間，其實對明德寄望甚高，我覺得大概這裡面會有 3 個很重要的概念在這裡頭。第一個當然就是生態博物館，怎麼樣讓居民能夠參與進來，在這規劃過程當中，聆聽居民的心聲。不要不跟他們接觸，不要採取三不政策，然後把他們當成刁民，我覺得這個是不可以的。你看全台灣，從宜蘭講生態博物館，整個宜蘭都是生態博物館，整個博物館串起來，它是一個讓你走到宜蘭就會覺的這的地方非常親民。不管你從社造來談、從城市發展來談，我期待民進黨執政的政府是有這樣的心胸去包容的。就是一個重視住民的、聆聽他們心聲的一個包容力，在這個地方做這個規劃。那當然我們認為藝術家進駐、公益進駐，還有適合在這個地方進駐的文創產業，這些都需要調查跟分析。這不是說你現在就去招商，對不起，這個動作絕對是錯的，我必須要跟文化局長抗議，因為他那天有講說要招商，就馬上要招商，那我覺得這個動作是絕對不可以的。你招商它的結果就是來了很多的咖啡店，來了很多只賣伴手禮，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園區，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對高雄市有什麼幫助呢？對這個地方市民的認同，或者是這個對高雄市有什麼助益。這個炒短線，領那麼幾萬塊的租金對高雄市有什麼幫忙嗎？這個我還是很希望高雄市政府在這個階段，能夠先促成一個平台，是產官學可以對話。而且近期內能夠舉辦 3 場、5 場、6 場座談會，我相信有很多的藝術界、文化界，從南到北，台灣人才濟濟，你說要規劃園區，台灣的園區何其多啊！我覺得有很成功的，我們可以從這些過去這些園區規劃的專業，各方面專業的人，我們可以請教他們。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特別我因為在高雄大學，我每年都看到我們的學生，因為在高雄找不到工作而離開。我其實非常難過，我覺得高雄沒有工作可以做

嗎？你不能創造一些就業機會，讓他們可以留在這裏貢獻所學嗎？所以我們非常希望，這個不是炒短線的操作，而是要有 1 個 10 年、20 年的計畫，讓人才留在高雄，讓這個地方真正有產業可言。我覺得這個明德是戶數比較少，後面建業、合群加起來將近 1,000 棟的房子，這是何其大的一個機會，跟可以翻轉的機會，這對北高雄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資產。那我希望高雄市政府的官員，真的，我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打開心胸，不要再一直講說沒錢，這個不是做事的態度跟方法，我覺得這真的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只是會讓問題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侯老師，我想保存眷村文化其實不分藍綠，所以我為什麼今天要召開這個公聽會，而且其實任何在台灣的任何一個文化的保存，都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不分藍綠。所以今天有我是綠的，玫娟是藍的，都在這裡，我想其實這個時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機，在中央國防部的態度，其實有了很大的一個轉變。然後在監察委員黃煌雄黃委員的參與，其實現在是變成中央跟地方可能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機，一來是因為這個眷村文化的保存，其實非常緊急，第二個就是剛好是一個很好的轉機。那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公聽會，讓地方跟中央把這個平台，還有把社區的民眾都拉進來，可能變成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再來請長期對整個眷改條例參與非常多、修改非常多，對過去的歷史非常了解的台灣立報策略研發總監黃洛斐黃女士。

台灣立報策略研發黃總監洛斐：

各位社區的夥伴、議員、市政府的各位長官。其實我們在 05 年在推動眷村文化保存修法的時候，我們在策略上、心理上，我們因為要讓修法能夠通過，所以我們的確在條文裡面，列入了文化保存的村子，必須是騰空待改建的村子。因為這是一個妥協，畢竟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其實它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眷村改建，其實他們非常多的村子，當初就是使用 20 年的建材。所以住在眷村裡面的人，回憶是很甜美的，其實生活在裡面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漏雨、白蟻各種的，7 個人住 4 坪。不是每一個村子生活的條件都是一樣的，有明德這樣的村子，也有和群的村子，它其實在裡面的生活條件，那時候在 1997 年眷村改建條例的時候，眷村改建是眷村人大部分的共識。當然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本身的修法，其實那時候因為國民黨面對新黨跟親民黨在眷村裡面的挑戰，它多少是一個政治上的結果。所以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沒有考慮到文化保存，也沒有考慮到都市更新，也沒有考慮到公共利益。它就是市場化的運作，就把村子集合起來，然後把其它地賣掉，蓋高層樓的建築，他其實沒有考慮到一些眷村長輩生活的適應。那時候所有的人，台灣社會大部分對眷村改建的印

象，就是眷村土地賣掉以後都變豪宅，包括帝寶，很多的地，其實都是集中在台北的地，大概很多豪宅之前都是眷村。所以 2005 年在修改眷村改建條例文化修法的時候，其實面對社會對眷村改建條例修法的觀感，都覺得不公平、不公正的一個法律，因為它特別獨厚了某群人。那我必須講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確是一個對社會後遺症很大的立法，當初在修法的時候，其實也有人說它其實不應該給所有權，它應該給 50 年或 70 年的居住權。可是這些東西在整個政治的交換裡面，它沒有被私人的討論，所以它所造成長久的族群裂痕都還存在，其實大家印象中都覺得，外省人都可以分配到房子。其實真正住在眷村裡面的人，分配到眷舍的人，其實非常少，可能不到 1% 的外省人有這樣的機會，分配到改建的眷舍。

因為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是政治角力下的一個立法，所以它造成社會反擴編效應其實是非常不好，所以我們在 05 年在改眷村條例修法的時候，希望以後社會在回想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時候，它能夠想到它最後面留下來的非常多的可能性，它留下來 11 個村子，可能變成文創產業，或變成公園，它留下來更多對社會上的公共空間跟文化資產的一些效果。那我們在推動這些修法的時候，的確確在策略上，因為我們知道當時在明德新村的保存，其實在眷村內部爭議也非常大。所以我們在修法上的條文，列入了必須騰空待改建的眷村，才能夠列入文化保存區，其實我們清楚的知道，雖然明文法定是這樣，可是以明德新村的條件，其實是它會被排除的。後來經過侯老師的努力，包括在台北市的中興新村，其實都突破了當初法令上明定的限制，它其實並不是騰空待保存的眷村才列入文化保存區。因為當時為了修法通過，我們也玩了很多政治上的平衡，譬如說北中南一到三處，其實坦白講這是政治策略的運用。因為我們要獲得更多委員的支持，所以我們要讓每個委員都覺得他驅離的眷村，其實都有保存的可能。其實這個不是在本文，這個是在立法說明裡面，但是我們後來在選擇實際保存區的時候，也沒有按照這樣的說明文字去做，而是考慮到每一個村子保存的條件。就是在這種立法的遊戲，或實質上的遊戲，真正到最後面發生決定的效果，還是公民的參與，還有一個說理跟對話的過程。也許我們在修法的時候不是很完美，可是真正能夠讓那個東西一步步走向比較好的結果，其實是那個過程，所以 05 年到現在 2013 年，明德新村已經列入 11 個保存的點。可是我必須澆點冷水，我 05 年遇到高雄眷村的朋友，跟現在 13 年遇到高雄眷村的朋友，其實我自己親身的感覺是，我會發覺很多其他失去的夥伴，包括國防部、文化部，他們在這麼漫長的過程裡面，幾乎 8 年的過程裡面，其實學習變化的都很多。在以前你絕對不會相信，出來辦一個眷村檢討這麼大型公聽會的監察委員，其實是台灣共和國憲法起草的黃煌雄委員，然後眷村的朋

友也很樂意一起來討論，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

所以在這 8 年的過程裡面，其實這樣的社會對話及共識的建立，已經超越了藍綠的立場，更重要是大家看到眷村文化背後的價值，也是侯老師說共同記憶的價值。其實明德、合群、建業是給高雄市的一個機會之窗，它這麼大的一個亮體，其實它是高雄分身的一個機會。可是它不能用一個大型的開發計畫，或是招商，我馬上要怎麼樣，這種情形坦白講通常都是災難，它可能是要一個長期的計畫，要有對話的過程。而且要把居民固定在對話的過程裡面，大家共同去思考，怎麼去建構這樣發展的可能性。因為其實很多人會問活眷村，因為眷村不是像產業相關的聚落，他裡面的第一代可能是軍旅生涯，第二代他輪為主流社會，第三代他對眷村有什麼樣的情感，其實那個時光跟社會的過程是留不住的，在那個過程挑戰度是更大的。之前像寶藏巖、平雄藝術村，真正能夠留下來的住戶，其實是相當少，而且留下來的住戶某種程度是要接受我的生活會被觀光化，我的生活會被公共化，我的生活會被參觀化，這樣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當你用一個公共的觀點做訴求的時候，那其實你一定會付出代價，可是這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就是他必須有居民公約、旅客的公約。像老街，很多來參觀的人，其實他根本不尊重當地的居民，他隨便就開門進去給你東拍拍西拍拍，包括他參觀的時間，其實都應該有一個規定。因為畢竟這是很多老人家第一代居住的地方，如果太快的觀光化，我覺得這對居民的生活是一個非常大的干擾。所以怎麼去尋求一個平衡，就是本身要維持我生活的步調，同時文化的公共性要怎麼被建構，可是又不能影響到居民日常的生活。否則今天我們家在吃飯，1 群、3 群觀光客走過去，這種爭議之前在台中彩虹眷村其實就發生了，為什麼彩虹眷村當地的居民會有那麼大的反彈，因為凌晨 2、3 點，年輕人就來這邊喝啤酒聊天，可是這邊的老人家晚上 10 點就休息睡覺了，所以他的生活受了非常大的干擾。所以怎麼去尋求一個平衡，這個需要對話及一個公共的過程，要怎麼做，現在就要開始，可是不能夠求快，因為求快的結果，如果是大型化或是集中化，通常的結果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這 1000 多戶可能是高雄的一個機會之窗，大概在 11 月 2 號還是 3 號，高雄餐飲大學辦了一個眷村菜的論壇，這些高餐大的老師也在想如何利用這些眷村菜這樣的產業，能夠讓我的學生留在高雄就業，或留在屏東就業。其實這種學術跟這樣空間的結合，是文化局接下來要去努力的方向，尤其我覺得高雄那麼多的設計科系，有 8 個設計科系在高雄。高雄是非常有潛力成為一個設計的群聚，而且這些眷村空間他做某種程度改造的時候，其實讓很多年輕人有很多創立的可能性。可是這個絕對不能大型化，因為當你大型化的時候，那只能是王偉忠玩的遊戲，不是說完全不能是這樣子，我說他可能是一部分的解決方

式。也不能說完全都不要，它可能會帶來最大的效益，可是不能夠只有這樣的思考，其實要有各種方式的綜合、結合，我想這個部分的挑戰是相當大的。另外我有一個對高雄眷村夥伴的提醒，11 個保存區，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因為每一個保存區都會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可能他的選擇會變成公園，有的選擇會變成文化館，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可是更重要的是要結合大家的力量，如何在國防部、文化部的資源爭取上，因為光是靠老舊眷村改建自治條例裡面的 4 億，做開辦費跟軟硬體費用，那叫開玩笑。光是修一棟左營的房子，3000 萬要不要，那分配給左營眷村的 1500 多萬，那可能大概修個半棟吧！那個錢是不可能的。所以真的要做，接下來資源籌措的爭取，是各地眷村文化保存的夥伴，可能大家要共同一起來努力、來溝通的。另外我也像是侯老師一樣，就是往事不要再提，因為現在的情況，如果真的要從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修法那天開始談，那個恩恩怨怨愛恨情仇，村子裡面村子外面，這個村子跟那個村子，我這一戶跟那一戶，原本說堅持不搬，結果後來背叛，那個提起來的愛恨情仇，很多村都是因為這樣子從內部崩解。

所以假如大家要做這一件事情，選擇性的記憶是有必要的，我相信國防部在這個訴訟的過程中，一定有很多不近情理，不合法，這一定存在。其實他們當初的使命就是要推動改建，那麼他們現在組織的使命都會不一樣了，可是如果你每次看到國防部眷服處，就想到以前的愛恨情仇。可是其實他裡面的人，兩年就換一批，那可能已經是 5、6 期前的學長了，你真的要跟他們去算愛恨情仇，就可能會讓你們的朋友愈來愈少。我今天講的話可能會講得比較直，可是我一直對高雄眷村的期待很深，因為它是條件非常好的村子。可是我就說從 05 年到現在 13 年，我所聽到每一個的村子，成立的協會，他們跟公部門各種不同的溝通，像保存條件最不好的三重空軍一村，它在淡水河旁邊，因為水災，所有眷村全部重建，根本都不是當初的眷村，全部重蓋了。可是為什麼他後面得到的評價跟資源那麼多，其實因為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公共參與，那個公共參與不只是村子裡面的討論而已，旁邊的里長，周邊好幾個里的里長跟居民，他們辦了很多公民參與的會議，一同來討論。將來我們這些村子裡的人要搬到板橋的建華新城，可是留在這邊的三重空軍一村，怎麼跟現在的居民發生關係，然後又能夠保留眷村的精神，讓這個地方雖然是公園，可是同樣也是眷村文化保存的園區，能夠同時並存，他們做了非常大量的社區對話的工作。所以他們得到了當地附近幾個里長的支持，其實在三重藍綠更分明的地方，它能夠得到這樣的支持，其實那樣的功夫是要做到相當細緻的。所以我就提供這樣的經驗，供高雄的朋友做一個參考，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選擇性的記憶，不只我們眷村裡面的原住戶，我看文化局跟國防部這邊可能都要選擇性的記憶，趁這個好的機會，可以大家一起把眷村的文化能夠保存下來。等一下讓所有官方來做回應的時候，我先請我的同事玫娟，她坐在這邊很久了，等一下她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行程，先讓她說幾句話。

陳議員玫娟：

謝謝主持人張議員，還有與會的所有專家學者、各位官方的代表以及關心這一次公聽會的好夥伴們，大家午安。我看時間已經超出我們原先預定的時間，看得出來大家非常踴躍在討論，其實這個議題，應該說玫娟是在地左營人，我算是舊部落出身、土生土長，我小朋友的爸爸是眷村的子弟，我們算是標準型的，以前人講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聯婚的一個模範，但是小時候等於說我念的國中是大義國中，我們大義國中裡面大概絕大多數都是眷村的子弟，那個地方在我們的周遭，其實我的好多好朋友都是從眷村出來的，我結婚也是嫁到眷村，其實我和眷村的淵源非常深，我爸爸又是海軍退伍的，所以我們也很期待在這個眷村文化的保存裡面盡一點心力。剛剛聽了很多的專家學者在講，其實他們講的都很專業，而且有他們的領域，但是我想我身為民意代表，我們除了希望聽專家學者給我們寶貴的意見，我覺得我們必須要點出一個重點。其實我剛聽到黃總監和侯教授講的，我有很大的感受，事實上眷村文化保存，我一當民意代表之後就一直在推，雖然我不是眷村出身，但是因為我和眷村有太多的淵源關係著，所以我很關心這個區塊。

眷村文化館設在半屏山下面，現在海光三村的遺址前面，剛剛教授有提到，為什麼眷村文化館沒有設在眷村裡面？其實那邊以前也是一個眷村，只是已經搬遷，後來拆掉。當時眷村文化館旁邊有一個海光三村，有一排房子是被燒毀的，後來文化局還大費周章做了一些鐵架，叫做「時光隧道」，就框在那兩個被燒毀的房子中間，當時我們很期待，希望能夠藉由「時光隧道」的意義把兩邊舊的海光三村當時被燒的半毀房子，那時候是戴議員德銘堅持把它留下來，剩下的全部拆光了，就是希望能夠把那個記憶留下來，可是很可惜，在這邊我要特別來指責文化局還有養工處，他們沒有重視到這個文化資產，就把它放成廢墟、丟在那裡，那邊很多流浪漢、野狗、垃圾一大堆，但是光設「時光隧道」在那裡，兩邊的維護管理都沒有在做，我不曉得他設那個做什麼？

後來我記得那時候總質詢的時候提出來，我要求他們，那邊一定要趕快整理乾淨然後復舊，就是在眷村文化館的旁邊，你們花那麼多的心思去做一個「時光隧道」，那麼是不是兩排原來被燒得半毀的那些房子能夠把它重建恢復為原來眷村的模樣？讓大家去參觀那個文化館裡面的東西之後，出來能夠走進那個「時光隧道」去看兩旁的房子，原來過去眷村生活的房子模式是這個樣子的，

那時候我們非常期待這樣來做，所以我那時候質詢，結果我沒有想到我質詢完之後，過了幾個月，我要再去看的時候，那個房子已經全部被拆平了，剩一個鐵架在那裡。我當時真的很光火，我是覺得市政府的態度很不應該，我不是質詢你說那裡髒亂，要把它拆除；我是希望你把它復舊，然後恢復成過去那個回憶紀錄的一個房子，讓你們的「時光隧道」有實質的意義，就是走「時光隧道」看兩邊那個房子，就是過去的記憶，結果你們把它拆平了。

這個事突顯什麼？突顯市政府不願意維護管理，他們就是想省事，拆一拆就沒事，這樣就不用再去管理，所以我覺得這種心態，我很擔心明德、建業這個模式如果做起來，剛剛實在我們討論到一個重點，就是以後的維護管理，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經費，我們期待把它保存下來，但是文化局或是市政府你們這邊能夠維護管理到什麼程度？其實我們很希望眷村文化保存，這是我一直期待而且一直要努力去把它保存下來，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議題，就是在維護管理的部分。我剛剛也有問一下軍方這邊，到底市政府正式接管這個地方了沒有？還沒有嘛！因為必須要等軍方能夠容轉以後，然後再無償的交給市政府，市政府就必須要接管後續的維護管理，可是到目前市政府一直都不願意接管。不願意接管的原因，我猜測是因為維護管理的費用太龐大了，這筆費用是不是他們不願意承擔？而且包括目前現居留在那邊的一些問題也急待趕快去解決，是不是市政府願意承擔？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想，我們要分兩個部分來討論。第一個，是依照眷村改建條例裡面騰空來保存呢？還是說能夠有活的眷村，有活體在裡面的保存？這是兩個方向。到底我們要怎麼走？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一個非常難的課題。要騰空來保存，那麼維護管理就是相當龐大的經費，市政府有辦法去承擔嗎？這個，我覺得要審慎的評估；如果不騰空，用個活體的話。活體的部分，大家住在裡面，當然我們有賴於這些現住戶能夠維護管理並清潔這裡，可是就剛剛黃總監講的，你的生活可能會被干擾，可能隨時都會有一些觀光客來，就像我們之前自助新村那邊是不是有一個彩繪的牆？那些居民就不勝其擾，常常來跟我們講說他們的隱私權完全都沒有，都被人窺視，常常被觀光客吵得沒有辦法安寧，所以這是一體兩面的，到底要怎麼做會對眷村保存是最大的利益，以及高雄市文化資產的部分能夠保存之後，對現住戶或是居民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對待？我覺得這是非常難的一個課題，這個是正反兩面，當然今天很多的專家學者談了很多，我們都希望能夠吸收，然後能夠大家來融會貫通，是不是能夠研議出一個最好的辦法來對待眷村文化保存的課題？

我想融入文化產業、創意、藝術，這都是我們期待的，但是人權的部分，包括市政府龐大維護經費的部分是不是能夠承擔、負荷？不要接管之後，然後做

了以後，後面沒有機會就放任他們這樣，我覺得這個對他們更是一個二度傷害；再過來，有很多人跟我們講，為了眷村的改建，事實上很多人在跟我們提，如果明德新村可以保存下來，過去那些同意眷村搬遷的人，對他們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他們眷村走了以後，對要求他們這些拆除的人、對這些希望留下來的人也是不平等的對待，所以我覺得這個讓我們都陷於兩難，但是我希望這個問題多多聽各位寶貴的意見，可是我還是那句話，市政府一定要有擔當，你如果願意把它接下來，要承擔的話，你們一定要有周全的思考，然後準備跟包括一筆經費，你們也能夠同意繼續維護這個園區，不然的話，到時候沒有辦法管理維護的時候，是不是流於後來更多的問題滋生出來？我覺得這個可能會造成在那邊的現住戶，甚至包括高雄市政府整個財政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所以我想我們都期待一個好的建設在高雄，包括這個很難得的眷村文化，我們極力要保存的東西，該要怎麼樣去把它做得更好？這就是我們以後真的還有一條更長的路要去走，所以剛剛侯教授講的，再不趕快做就來不及了，這是一個時機。趕快要做，但是要怎麼做？我想這個問題就是在文化局，你們就是一個很大的承擔，你們要好好去思考。

我想因為時間關係，本來要談很多，我想我就簡短，主要是我先把思考的問題講出來，因為我不是專家學者，我只能就民意代表的立場來看這樣的東西，所以也謝謝張議員，真的不分藍綠，我們都期待高雄建設更好，眷村的文化保存能夠做得更完善一點，然後對我們的現住戶或者是我們所有關心這個區塊的人都有一個很好的回應。最後，感謝各位關心高雄眷村文化保存的這個議題，謝謝你們，辛苦了，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陳議員。其實她點的那個經營管理，剛剛幾位老師還有黃總監都有提到，就是希望能夠在文化保存和永續經營有一個平衡，其實這需要有一些調查分析，真的不能就這樣委外出去或者是怎麼樣招商。現在我們也因為等一下陳老師在 4 點半要先離開，不知道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在還沒有給官方答覆之前，我請陳老師做一個簡單的補充，再讓幾位官方代表來做一些回應。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兼任教授陳國寧：

我想我只是再強調一點，剛才我講過的，但是因為我講的內容太多，所以有的東西閃得太快。就是說如果像建業、合群新村這些都保留下來，現在還有很多人住在那裡，（40 多戶。），40 多戶，空戶有多少戶？900 戶。對啊！所以你看 900 戶，如果說我們真的維修起來，沒有人住，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不維修就要爛掉，也是一個問題。現在就這麼大，假設大家要維修、要把它保留起來，希望能夠找回眷村的文化跟氣息，所以我認為必須要的就是能夠開放進

駐，曾經從眷村走出去的人可以優先。進駐呢？我也覺得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就是說因為產權是屬於國防部的，硬體屬於國防部，所以國防部支援進駐的人，我覺得略像 BOT 的方式，就是進駐的人也要提出一部分他自己要維修的費用（自籌款的費用），所以假設說他 BOT，我這個修好了以後，申請在這邊住十年，十年中有一個住戶規約載明不能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要回饋社區什麼，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提出一個公約制，然後找回一群人住在一起能夠和睦相處，希望大家有這樣的精神，能夠眷村精神重新在這一塊區域裡面生長出來，我覺得這樣就是全台灣的首例、創例，這真的就是一個活眷村。當然要達到這個過程的話，很多的那些章約，大家都真的要把它變成一個非常嚴謹的制度。

剛才我也提到，還有一個案例。在浙江寧波池城，也是一個明代古城，這個古城曾經文風非常的興盛，裡面出過的狀元，好像都幾十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離寧波一點距離，聽說中國大的中醫，包括很有名的，那個叫什麼堂？啊？同仁堂都是那裡出來的。這個城，後來政府覺得明代這個古城的這些房子還在，因為很多是用石頭蓋的，所以政府就說要全面保護，反正中國大陸現在錢多嘛！財大氣粗，轟一下，就把這個城一半的人全部趕走，然後就蓋了公寓，全部移到那裡去。好幾千戶的房子全部找一個工程公司來維修，維修幾年，全維修完了，維修完以後問題出來了，這上千戶的房子怎麼辦？空在那裡，所以他們就把台灣一些人也找去，我們去那邊跟他們做座談會，也是公聽會，討論要做什麼？他們自己說我們可不可以盡量請這些設計的、文創的、工業設計的、商品設計的人進駐在這邊？變成設計村。我說你自己想的，設計師沒有城市，他怎麼跑到你這裡來做設計？所以說他脫離了他自己的生活機制，這裡就沒有辦法生活。

我覺得現在假設說我們有這好幾百戶能夠修得起來，而且有一個好的、合理的制度，像 BOT 這樣的制度，說不定又可以找回一些眷村的人回來再住，現在我們不可能開 900 間咖啡館在那邊，對不對？這個就是大家要集思廣益再去研究的。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陳老師。我很少開會超過 2 個小時，這個是 2 個半小時，不過再接下來，我們請官方的代表做回應，儘量簡短，然後我們先請眷服處來做回應。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張政參官玲郁：

各位教授、學者，各位長官，大家好。眷村文化保存工作已經刻不容緩，我們在 11 處的文化保存區會以分級、分區，還有分類型的方式來推動，也回應今天最主要的議題，就是活眷村是否可以保存？因為我們當初這個文化保存區

的計畫是由高雄市政府提出，對於他們的計畫，我們也尊重。因為後續的經營管理維護是由高雄市政府來承擔，所以他是不是能夠有這個能力來執行這個活眷村？這個可能就要請高雄市政府再考量。如果他們願意接手的話，我們國防部也會配合辦理，報告完畢。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配合辦理也是需要一些資源的挹注。再來，我們請文化局先回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蔡課長潔妞：

張議員、陳議員，還有各位學者專家、文化界的先進，大家午安。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對眷村文化的關心，海軍眷村不管是在歷史規模或者是在文化價值上，在全台灣都是數一數二的，所以市府對眷村文化的部分也非常重視。96 年的時候，也在左營成立了眷村文化館，接著在 99 年的時候，我們也跟高雄大學侯老師這邊，還有在座各位文化界先進共同來推動比較大規模的保存，就是把明德、建業、合群三個村子整合，提報了文化景觀，這個保存範圍總共有 59 公頃，其實這麼大規模的保存也造成國防部很大的壓力，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接著在針對明德新村的部分，我們也提報國防部這邊來爭取眷村文化保存區的一個計畫。那麼經過了多年的討論，也終於在前年的時候核定了，選定了明德新村成為全台灣 11 個眷村文化保存區之一。

所以說這一路走來，其實大家包括各個文化界的先進，還有國防部、市府這邊，我們對於眷村文化的保存都有一定的共識，只是在執行的細節、內容，當然我們一定會面臨到一些挑戰跟困難，包括剛剛有提到的所謂產權的問題，接著容積移轉的問題，還有管理維護的問題、人的問題、訴訟的問題等等法令的突破，現在我們在市府的財政局也有一個平台，財政局這邊來統籌，我們會定期和軍方的代表來開會，針對法令部分的一些研議和釐清，目前都還在進行當中。除了這個部分以外，在剛剛大家所關心的管理維護方面，我們目前也跟在地的社團成立一個巡守的工作，來進行比較至少能夠基礎的保存維護的部分，我們能夠做到。那麼在眷村文化推廣的部分，剛剛也有提到，我們其實目前也在進行眷村美食書的出版計畫。這些東西，我們都希望能夠和社會各界來合作，一起努力來推動這個眷村文化的保存，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我們是不是請都發局也說明一下？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陳正工程司昌盛：

張議員、陳議員，還有各位與會專家學者以及市府的夥伴，大家好。我這邊也大概簡短的兩個回應，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這個眷村文化是高雄市大家共同的記憶，不單是眷村的子弟，其實它是跟著高雄市的都市一起成長的，所以它

是高雄市城市發展的一部分。基本上，我們任何的都市規劃發展，我想我們都會予以尊重它這個文化的價值和空間場域的形成，甚至在都市的發展過程中，我想我們都期望能夠做到跟眷村文化共生、共存、共榮。我想這是我們期待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第二個，我要說明的是因為眷村文化有它獨特的都市脈絡，有它獨特的文化歷史，所以基本上我們在任何的相關都市規劃過程中，我們也要求自己期待能夠去保持這樣的都市脈絡和文化發展，同時因為我們都市發展局這邊最主要的就是我們有一些都市計畫的工具，不管是古蹟容積的移轉，甚或是未來可能朝向都市設計，或是都市相關計畫的法令，我想只要能夠促成這樣一個活眷村的形成，我們在都市任何的工具上都會儘量的來促成它，以上說明，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謝謝。是不是請財政局做個回應？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呂專員政聰：

議員、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這樣聽下來，大家有一個很共識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保存或者是將來的維護管理都是需要非常龐大的經費，我這邊也回應剛才陳教授的一個說法，我們對於這個管理維護的這些責任，應該我們是按照目前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財政這樣困難的情況之下，我們應該是要更彈性，剛才陳教授也講到說用 BOT 的方式，除了 BOT 的方式以外，甚至我們還可以設定一些招租或招標的一些方式。當然這些招租或招標的方式不一定都是要餐飲業，不一定都是要咖啡館，我們可以引進一些藝術或是一些工藝團體或是藝術團體的一些案子，這樣集合社會的資源來創造這樣的一個可能性，謝謝。

主持人（張議員豐藤）：

陸戰隊指揮部有沒有要做任何補充？不要，好。我想開了 2 小時 40 分鐘的公聽會，我在這裡試著做一些簡單的結論。第一個，其實大家都有共識，不管這個眷村的保存就文化意義或者是永續經營，其實朝生態博物館或者是所謂的活眷村這樣的概念應該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而且這個部分是非常急迫的，因為我們的眷村這些很多活的歷史在很短的時間可能就不見了，所以這個部分已經是速度要很快，但是這整個因為牽涉到將來到底要怎樣做文化保存？還要怎樣永續經營？其實是還滿複雜的，絕對不是為了永續經營就是用直接招商，即使是招商，不是只有咖啡館，全部用這樣的方式其實對文化保存沒有太大的意義。剛剛很多學者提出來的這些部分都可以做為參考，但是如果沒有經過任何的調查分析，貿然就是用招商的方式，結果進來的大概就是類似這樣的類型，不是咖啡館或者其他的餐飲，其實眷村的文化就失去它的意義，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陳老師講的，眷村文化原有的精神，還有文化的底蘊是什麼東西，在這

樣的招商可能都不見了，所以期待、希望、要求文化局不只是委外招商，更重要的是應該要先對於整個未來的願景，包括要怎麼樣同時兼顧到文化保存？怎麼樣的永續經營？將來應該用怎樣的方式來做？甚至有一些部分應該是用什麼方式？到底有幾戶是要做什麼樣的方式？其實都要經過比較周密的規劃，這個部分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這一些包括文化保存將來的經營管理都必須要讓居民參與。如果沒有讓居民參與，這個根本不是一個活眷村，然後不管將來是做什麼用，其實也都一定會干擾到居民，居民在這邊的生活其實才是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居民怎麼樣參與？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也是期待文化局應該要馬上，而且是要和居民有適當的對話，我想這個對話的機制要建立起來。

第三個結論，對於在未來的調查分析形成這個規劃，其實中間的過程應該要多辦幾次座談會，今天的公聽會，我覺得只是開始而已。全國對於包括所謂的生態博物館、所謂的眷村文化，知道的專者學者非常的多，然後很多其他地方的眷村社區，長期參與的這些人，其實有很多關心的專家學者或者是社區協會都可以邀請，可以辦更多次的座談會，甚至在整個過程當中，如果真正最後定案的時候要對外做公開的說明會，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而且是形成整個政策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整個高雄市的文化保存對於左營很多地方的文化保存，因為我最近都在做一些左營的文化保存，少了這一塊，左營的文化就少了很大的一塊，所以我們很期待，不能只是期待，我們也要求文化局在這個過程當中要辦座談會，然後最後再怎樣做計畫，定案之前一定要做公開的說明會。大概我今天就做這樣簡單的結論，然後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就到這裡，謝謝大家，謝謝。